

## 七 李鴻章

李文忠公，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從曾文正遊，講求經世之學。以咸豐四年練團勇，得文正保薦，因以騰達。其率淮軍赴援上海時，嘗親臨虹橋督戰，偏將張遇春大敗回，文忠飭左右取其首，遇春懼而復馳敵陣，奮勇直前，大敗之。是役，太平軍十萬衆，淮軍僅數千人。可見哀兵必勝，死地後生，兵家之常耳。

鴻章對于下屬，若喜之必罵曰：『×娘的，好好幹！』凡受罵者，莫不喜形於色，以爲將走紅也。一日，某候補知縣來謁，文忠觀其貌，聽其言而悅之，亦罵曰：『×娘的，好好幹！』某立而對曰：『卑職不敢×大人的娘！』文忠色沮，無詞以對，然亦不恨某。

鴻章負中國數十年大任，兼當外交要衝，其政策與手段，固有可議者，然非有心媚外，且對外人詞色矜傲，有自大狂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總督直隸時，督署故例，凡外國使節來見，必以酒果招待，雖一日數至，而酒果不缺如故。場面雖甚濶綽，而態度不見謙恭。某日法使來見，方談天下事，文忠忽然問曰：「你今年，年幾何矣？」外人習慣，最忌人問年齡，然慚其威望，亦不敢不答。文忠掀髯而笑曰：「然則，是與吾孫同年耳。吾嘗到巴黎，與汝祖父暢談甚歡，汝猶能記及否？」法使局促而別。從此輕慢中國之態度，稍稍改變矣。

某年歲暮，俄使專書請定期見，鴻章即批明日延見。時張侍郎樵野在座，進曰：「明日除夕，公尙有暇接見使節耶？」鴻章慨然曰：「君等眷屬皆在此，守歲迎年，團圓甚樂，老夫蕭然一身，枯坐無俚，不如招幾個洋人，與之嬉笑，亦消遣之一法，明日君等，皆不必來，老夫一人當之可耳。」其視外人，往往如此。猶記民

初北京國會議員湖北田桐有言：「今日所謂外交家者，皆洋奴也，膏脣諂笑，以媚外人。惟李文忠公義仗敢言，不卑不屈，眞外交家也。」撫今追昔，不禁令人感慨係之。

## 二

甲午之役，先是清廷和戰不決，文忠主和，李鴻藻、翁同龢主戰，形成雙方對抗之局勢，清廷乃以「一面備戰，一面和商」之糊塗政策應付。

時袁世凱爲駐朝鮮商務總理，迭電告急，文忠以鎮靜忍耐應付答復之。世凱不得已，諛稱面陳大計，遂得回國，文忠仍飭其回任，世凱支吾以應，密謀走李翁之路線，文忠偵知其情，召世凱，一怒之下，擱其嘴巴，世凱憤而入京，利用機會，一躍而參加維新派，又出賣維新派，以取悅于西后；再一躍而小站練兵，獨樹一幟。爲北洋軍閥「始作俑者」。殆一耳光所貽之禍耶？文忠地府有靈，應悔馭下無方，以致叛已，而種國家無窮之患也。

文忠巡閱海軍至烟台，德國駐東亞海軍提督乘巨艦來謁，文忠接待如儀，德將善詞令，極稱文忠名播五洲，夙所欽仰，擬明日于艦中備酌，請辱臨以示光寵，文忠允之。繼謂幕友杜靜軒觀察曰：『君知德將邀飲之意乎？』吾察其人，外謙恭而內陰險，彼知我之衛士，皆習陸軍，不諳風濤，若登海艦必暈而仆，彼用詭術，使各國觀操演者引爲笑柄，如此，不惟墮吾威名，且損失吾國之光榮，不可不預防之。』于是，召衛士營官，授以密計。

#### 四

次日，文忠率衛士登德艦，與德將對案坐，衛士分列于旁，並肩相擠，垂手至髀，又復相互握手，屹立若城牆，各國海軍武官皆至，酒數巡，忽聞砲聲轟然，如山嶽崩裂，艦身簸蕩，海水沸騰，席上盃盤俱翻動，而文忠之衛士，則分列如故，無一驚仆者，文忠以手撚髭，目視德將微笑，德將赧然，強作飾詞曰：『辱公光臨，特鳴砲致敬耳。』文忠笑曰：『謹謝雅意，素聞貴國克虜伯廠大砲，有名于世，

今殆如是已，能使某再聞其巨聲乎。」德將慚沮。文忠宴罷歸來，輒爲幕友備述其事。先是，德將初來時，頗輕視文忠，聞人譽文忠，輒不慊于懷，自此以後，始甚嘆服！後常以語人曰：中國李鴻章，畧似吾德宰相俾斯麥云。

## 五

鴻章督直隸，其胞兄瀚章，總制兩粵，權位煊赫無倫，子姪輩居合肥原籍有仗勢作惡者，某年與鄰人偶爭佔基地，訴諸官，官畏其勢，捕鄰人，置于獄，鄰里公憤，控訴于巡撫，撫亦曾文正所選荐者，自不畏其勢，擬秉公執法，子侄恐事敗，乃乞援于文忠，文忠復誠，並貽詩一首云：『千萬家山爲塚墻，讓他三尺有何妨，長城萬里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』此事遂寢。

## 六

先是，鴻章督兩江，奉旨內調，繼任者，爲胞兄瀚章，文忠故密其名，太夫人

尚在督署，詔之曰：『汝即北上，何不將乃母先期遷出督署耶？』文忠曰，唯唯！既而，交接有期矣，太夫人益急，促其速遷家，文忠曰：『無妨也！』越日，門者報曰：新督至矣！旋見戴大紅頂，穿花蟒袍之新督，直入後堂，奔至太夫人面前，伏地叩頭曰：『兒來接二弟事！』太夫人恍然悟，輒然笑，老懷愉快，可想而知。文忠故弄玄虛，以取悅老母，其用心亦孝矣。

鴻章以大學士，歷聘各國，輒挈其子經方同行，長途無聊，父子閒話，文忠顧謂經方曰：『汝父負國家大任數十年，位極人臣，富貴足矣，果何故而至此耶？』經方躊躇未對，文忠拈髭而笑曰：『命運佳耳。』世之庸妄豎子，一登高位，予智自雄，以爲天下人莫我若，我固應如是也，以視文忠謙虛自牧，而委之于不可知之命運，其度量高下如何耶？

七

鴻章居相位，七十大慶，太夫人猶健在，自撰壽聯云：『已無朝士稱前輩。尙

有慈親喚小名。』人生至此，快慰如何。

文忠病咯血，六七日不進飲食，臨危時，語以私，則不答，時周玉山方伯，馬金三軍門在側，問及國事，未嘗不淚涔涔下。尤奇者，目已瞑矣，玉山大哭曰：『我尚有言，公！何遽氣絕！』目忽大開。或責玉山多言，于是詭稱曰，俄公使言：『相國即去位，斷不作難中國事，兩宮不久亦自西安回鑾矣。』目乃堅瞑，易贊不忘國事，殆有古大臣之遺風歟？